

中国社会主义 辩证法

延 涛 著
邓兆明

ZHUN GUO SHE
HUI ZHU YI BIAN
ZHEN FA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

延 涛 邓兆明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251217

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

延 涛 邓兆明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129,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6-00787-8/B·50 定价: 2.05元

序

黄枬森

当前，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活动正在全党、全国兴起。中央号召全国干部率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有句很精辟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为了进行理论思维能力的锻炼，除了学习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哲学的作用及其力量。从哲学教育入手，提高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这是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一个哲学素养不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在现代化不断越向新的更高层次的当今时代，尤其是这样。因此，可以说，提高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特别是我们的干部队伍的哲学水平，让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和解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遇到的从微观到宏观、从国内到国际、从现实到未来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绝对必要的。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任何理论，都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或是真实的表现，或是歪曲的表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的真

理。对于一个新的科学的理论，只有从哲学意义上去理解，才可能真正地把握它，运用好它。当我们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时，我们碰到的就是这个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它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大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辩证法。从这个意义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检验和发展，又为这种思维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空前活力。它为我们如何认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内涵。这本《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就是集中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及其理论形态的哲学方法论的新作，对广大读者科学理解和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会有帮助作用的，特别是对当前兴起的全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活动大有裨益。

《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一书跳出了一般就方法研究方法的窠臼，另辟蹊径，尝试从理论抽象入手，逐步展开，由一般到特殊，从思维、继承、发展、实践等诸多侧面，进行有层次的探索。全书的视野始终聚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蕴含的方法论内容以及这个新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所特有的方法论启示上。换言之，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并没有局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本身所蕴含的方法论研究，而是从更

为广阔的视角着眼，运用宏观抽象思维方法，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的方法论经验，同时，也大胆地回顾和总结了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有关历史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既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也包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比如：一般方法论中关于作用于理论生命力的多重因素的综合分析；思维方法论中关于思维方式的基点确立的分析；继承方法论中关于把继承立足于克服僵化教条的能动分析；发展方法论中关于主体行为的时空统一分析；实践方法论中关于实践与理论辩证协调的分析以及方法论研究启示方面关于理论思维中的经验概括，等等。可以说，没有哪一点不是有的放矢的。正因如此，这本书在给予我们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可贵启迪的同时，也给予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以难得的启迪。我认为，这是本书内容的主要之点，也是它的长处和基本特色。

作为一本探索性著作，《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能开启我们进一步从哲学高度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思路；作为一本研究现实理论问题的著作，它又具有有益的实际价值，能提供现实问题可资直接参考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

一本探索性著作，不可能对所研究的对象面面俱到。《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着眼点在于探寻一种新理论形成的方法论规律，试图从中抽象出认识 and 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方法论原则。这是它的长处，又是它的短处，因为它没有能对许多相关问题予以展开分析。对于书中涉及到的问题，只要沿着现在的思路继续深入研究下去，进一步做一些更为具

体的分析和更为深入的探索，肯定会有新的更多更大的收获的。我期待着作者能有新著问世。

本书的作者延涛同志是党政干部，邓兆明同志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他们互补式的合作研究是应该肯定和值得称道的。我希望能有更多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干部和哲学工作者这样做。但愿我的这个期待不致落空。

于北京大学

1990年1月26日

	——尽主体应尽的主体能动性·····	(83)
4	继承方法论·····	(89)
4·1	找准热点,理直气壮地坚持·····	(89)
4·2	科学扬弃,否定之否定·····	(98)
4·3	大胆修正,不拘泥于已有结论·····	(103)
4·4	勇敢填补,向无理论领域进军·····	(106)
5	发展方法论·····	(116)
5·1	依靠自己,独立发现·····	(116)
5·2	以我为主,“拿来”消化·····	(123)
5·3	正视错误,珍惜教训·····	(126)
5·4	解放思想,推陈出新·····	(131)
6	实践方法论·····	(141)
6·2	科学的理论导向科学的运动·····	(141)
6·2	为理论不断拓展需要的领域·····	(149)
6·3	最重要的是付诸实际行动·····	(156)
6·4	实践的无间断性要求理论不断深化·····	(167)
7	方法论研究的启示·····	(175)
7·1	国情条件:创造性理论的生长基·····	(175)
7·2	知行之误:新理论诞生的契机·····	(177)
7·3	集体奋斗: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主体 原则·····	(181)
7·4	理论建树: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尖 端课题·····	(184)
跋	·····	(189)

导 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在东方古老的文明大国——社会主义中国，
诞生了一个新理论。

这个新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可同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诞生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相媲美。两者犹如双星座，照亮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给了她希望，给了她力量。如果说，新民主主义论指导下的实践把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的新中国，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弱中国变成现代化的强中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政治运动”时代的结束，它的主题是阶级斗争；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即经济运动时代的开始，它的主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本实践在理论上的最高成果之一。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实践史上，如果说，此前的一切还仅仅是序幕的话，那么，由此而来的便是正场戏的正式开场。勿庸置疑，这个理论寄托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伟大而深刻的影响主要不是在现在，而是在未来。这一

点，将随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深化，才会逐步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又一辉煌胜利。换言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伟大范例，当然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给了过去的实践以科学的总结，而给未来的实践以真理性指导。它本身的形成、提出和系统化，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的源泉，留下了值得每一代人都应当思考、记取的经验。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只要以科学的、历史的态度看待这个理论，那么它给后来人的启示和教益无疑将具有永久性的意义。

马克思说：“人类在实际上征服自然，就得在科学上、理论上征服自然。”^①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中华民族在科学上、理论上征服自然的智能力，这是实际上征服自然的起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所达到的新水平，这是站在科学最高峰的保证。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理论的提出同对这个理论的把握并不是一回事；同样，对理论的理性把握同对这个理论的实际应用也不是一回事。这就是说，在把握既定理论

^①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206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9页。

的过程中，在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有着一系列中间环节。其中每一个环节如果偏离了理论的本义，就有可能使科学的理论扭曲，变形，非科学化，从而导致实践失误，诚所谓越过真理半步，就会变成谬误。所以，不要以为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此就不再需要花费气力，不必再去研究它、深化它、拓展它，把它具体化、可应用化、可操作化，事业就会成功。如果这样，那就太天真幼稚了。科学不是儿戏。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来之不易，要真正理解、领会和掌握它，也绝非轻而易举。

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引导人们不至满足于这个理论体现的现实，同时引导人们看清现实本身还应力求趋向这个理论，这是理论战线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使命。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它的一个分支——方法论。可是，我们的研究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方法本身，比如抽象方法、归纳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等等，而是着力于方法理论，试图从大时空的宏阔背景出发，以迄今已有的实际经验教训为原材料，以我们所认识到的层次为基点，进行多环节、多向面的分析、探索和概括，抽出较为本质性的东西。也许我们的这个尝试是不成功的，但是在主观愿望上祈盼成功。因此，我们欢迎任何实事求是的批评。

方法论是发展理论、推进科学、影响实践最为持久的因素之一。著名科学家笛卡尔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①著名哲学家培根也说过：“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就如在黑夜中摸索行走。”^②这无论对于自然科

^{①②}转引自《腾飞的希望》第17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乃至哲学，都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认识和改造自己。而这里的问题主要不是为什么和干什么（诚然这些也是相当重要的），而是怎么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处在新的历史关头之时，顺应其需要而诞生的，并且由于它的出现而形成了新的方法论框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方法论启示，不仅再现了马克思的方法论的圣洁光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之扎根于中国国情的土壤，贡献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化方法论财富。

阿基米德无畏地宣称：“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地球。”^①对中华民族来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方法论就是这样一个支点。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方法论，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留给我们的最具永久价值的东西。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①转引自《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第1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 理论方法论

1.1 科学即方法之学，理论乃方法之论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是“方法论”。它第一次告诉人们（当然首先是未来社会的主人——无产阶级）怎样科学地观察、认识世界，怎样正确地改造世界。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的秘密所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为“指南”、“方法”、“工具”、“武器”。这种评价已经无意中揭示了一条普遍的科学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一切科学的使命都不过是发现、揭示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和顺应这种规律实现改造世界的方法。而其成果恰恰是以理论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所不同的仅仅是，不同的科学以其特定的领域从一个侧面实现这种使命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科学就是方法之学，所谓理论就是方法之论。沿着这个认识思路前进，我们就会进一步地、具体地发现，每一种科学理论所求得的每一个论断、观点、结论、原理、原则、公式等，究其实都是一个个方法。它们从自身被得到的根据出发，告知人们的不仅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经过努力能做成什么，经过努力不能做成什么，而且还告诉人们应该

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能够怎么做，不能够怎么做，怎样做就能做成，怎样做就不能做成，成功后怎么办，受挫时怎么办，失败后怎么办，等等。理论地讲，方法论的意义只在于报时、指向、导航。它是最高意义上的“点金术”。普列汉诺夫概括得极为透辟，方法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精华。大概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形成了莱辛的认识论公式：如果上帝一只手拿着真理，另一只手拿着追求真理的方法，两者只能取其一的话，我就要追求真理的方法。看来，科学家、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们都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的，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有着惊人的相似，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基于此，当我们说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因而最值得珍视的是科学的方法论时，就不会感到言过其实、令人惊诧了。

任何一门科学的建立或一种理论的提出，都不是在事先有了成熟的方法论及其运用的结果。方法论的建立是和科学理论的完成同步的。诚然，科学的方法论对于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可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理论意义和运用这个方法研究得出的科学理论的方法意义，归根到底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罢了。

马克思一生最大的理论贡献，恩格斯概括为两点：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一个是唯物史观。这两大理论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彻底贯彻了唯物辩证法这一最科学的方法论的结果。这好象是否定了前面的结论，有自相矛盾之嫌。其实不然，因为这两大理论恰恰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方法论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延伸和具体化，成为这个方法论的两大典型化的表现形式。唯物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真正精华，正是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把唯物论同辩证

法有机地、科学地结合在了一起，正是他透过迷雾真正发现了二者间的自然的内在的联系，从而既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空前大革命，又实现了科学（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理性大革命，独立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即马克思主义的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纪元。恩格斯说得很明确：“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辩证法。”^①马克思自己曾用精辟的语言描述了由他和恩格斯共同发现的唯物辩证法的全部基本内容，用他的话说就是“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②这个描述集中反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③中。所以，当我们时而讲唯物辩证法，时而又讲辩证唯物论以及历史唯物论时，实则讲的都是理论与方法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一个新理论的出现，必定同时出现新的方法论，即便不是如唯物辩证法这样一种总体的高层次、大宏观的方法论，也一定是具体的富有个性特色的方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方法论，就是如此。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研究的课题。

为了证明这一见解，我们不妨举两个实例。

斯大林曾经这样评价列宁，说他“竭力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基本方法应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中”^④，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了并向前发展了”^⑤，出现了“帝国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5页。

④《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0页。

⑤《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5页。

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①——列宁主义。按照斯大林的公式推演，我们不也同样可以得出列宁主义也是一种基本方法的结论吗！

毛泽东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呢？他这样说：“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也正是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方法，使这个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才使中国的面目起了变化，为之一新。由此而论，毛泽东思想不也是一种基本方法吗！

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资料生产。”^③如果从方法论角度理解和应用这个公式，那么我们可以移植到科学理论的发展中，即科学理论发展的时代的区别，主要的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怎样研究，用什么资料研究。这个公式也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时代的划分，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列宁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时代；……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正处在新的大发展时代的前夜或初期，它将以什么形式表现和实现自己，尚不明晰。但可以肯定，它正处在孕育、诞生之时，世人正在注目新主义的发祥地。我们党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是个信号，能否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时代的方法论标志，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也就是时间问题。它要为世界社会所承认、所接

①《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5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